

遍地草药

五指山旁山多，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大山小山植被茂密，遍地草药。有黎人通晓药性，上山采药，治病救人。

天地育人，令人生令人死，让人活让人病。活有五谷疗饥，病有百草治病。真假不知，古书上说，有人望见光亮，知道名剑所在；有人看见宝气，知道明珠所在。楚昭王坐船渡江，与一物相撞，那物浑圆通红，身大如斗，左右无人识得。孔子说先前到郑国时，在陈之野听童谣：“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。”说那就是萍实，剖开可食，只有霸主才有缘得到。齐国朝堂飞来独角鸟，展翅而跳，众人茫然。齐侯也派使者到鲁国问孔子，才知道那鸟叫商羊。夫子说曾见儿童单脚着地跳唱：“天将大雨，商羊鼓舞。”告诉使者，应当修堤造渠，以防水灾。果然天降大雨。

先贤多能，有人明辨字义，有人相马相牛，有人分辨宝物，有人擅观天象，还有人装了一肚子异境奇物、琐闻杂事、神仙方术、地理知识、人物传说。

孔子要人多识鸟兽草木。少时，生活乡野十多年，认得一些花鸟鱼虫。有论者以为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鸢飞鱼跃，道无不在，熟识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，可以渐跻于化境。化境不论，自从神农氏品尝草木，辨其寒温甘苦之性，从此草药作为医药，救死扶伤，多少人赖以延年益寿。古人方才赞叹一句：医者仁心。对人友善、相亲是为仁。樊迟问仁，孔子说，爱人。

随黎人上山采药，有药医胃疾，有药治寒凉，有药通经络，有药化淤血，有药是发物，有药是敛物。读过几本草药书，有一次跌打扭伤，去邻家采梔子捣碎，和蛋清面粉混合做成黏黏的饼块，敷在伤处，不过一夜，活血消肿，连敷几天，蹦跳如初。有年夏天遇恶疾，后背手臂生了疔瘤，鲜艳夺目如红桃，硬块难消，疼痛难忍，取芙蓉根捣烂敷上，次日化脓消肿。

故家屋前屋后，遍地车前子、石韦、金银花、金钱草、白茅根、石菖蒲、凌霄、鸡冠花、麦冬、菊花、紫苏，他们像我的兄弟姐妹。

雨林走了半日，见到几味黎药：接骨藤、乌山草、牛大力、常山、血叶兰、益智仁、砂仁、巴戟天、四方草、桃金娘、三角枫叶。阿弥陀佛，他们救死扶伤，他们暖老温贫，他们是菩提，他们是尊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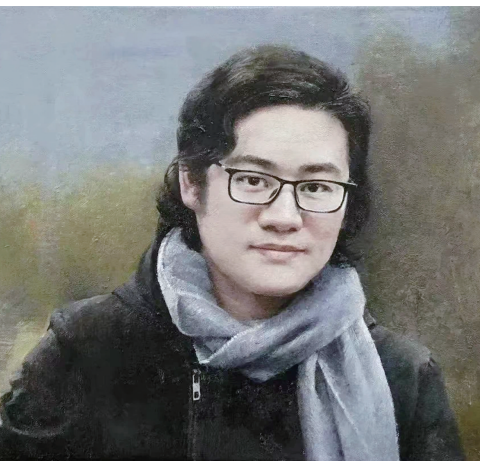
呀诺达雨林

他们说呀诺达是方言,意思为一、二、三。入得雨林,一路徐行,一二三,入了绿境。绿;绿、绿;绿、绿、绿;

大片满满的绿意，顺眼耳鼻舌弥漫进身心灵府，胸襟鼓荡自然之气，一抬手一挥袖一回眸皆萦绕有绿，风似乎都是绿的。舍不得快步，撩开藤蔓、野草，跨过树枝，在婆娑的绿中缓缓而行。

故家乡野常见的茅草涉水渡海来到此地，格外翠绿。时令虽是霜降，秋气隐隐，仿佛被封住了。四周春气和暖，日光晴朗有新柳浮萍的颜色，几只鸟在歌唱，细尾猿跳来跳去，一时机敏，跳高跳低，一时憨实，静卧如猫。

榕树、桃榔、莆葵、海芋……在湿润的空气中饱吸地脉馨香。山野铺展秀绿，高高天上屯聚着一团团白云。呀诺达，万物至此都灭其明光，只见它湿润的绿而不明其他。喜欢呀诺达弥漫的绿光，宝气如神。曲折的山中小路，掩映在绿中，花草树木与水流在眼眸之间，人心随风而摇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阳台上的春天

秦钦儿

春天有一双神奇的手,经她轻轻一摩挲抚慰,那些历劫寒冬的枯枝败草,重又焕发生机。推开窗户看看,哪里不是万物生发?该发芽的发芽,该吐绿的吐绿,该开花的开花。一点儿都不带迟疑的。

江南的早春温润暖湿,略微有些阴晴不定。昨天还是艳阳高照,今早却已细雨微风,正是这和风暖阳,催醒了阳台一隅的花花草草,让我每天清晨都能见证奇迹,发出惊呼。哇,一盆泡在发芽盆里的黑豆,才两天不见,已将盖子高高顶起。生命要挺拔,谁也挡不住!

不知什么花草的种子,细小如蚕子,还是去年春天网购的,来不及播撒,前几天被我当成花肥弄洒了,掉了几颗在多肉花盆里,居然发出了一片,纤细的白茎顶起两片嫩绿的胚叶,胚叶上顶着种子黑黑的外壳,在风头上摇摆个不停。几棵野花野草,有春天撑腰,如何肯低头、肯倒下。



◆灯月闲话

“酉”字更比“酒”字香

刘绍义

在古代,“酋长”的“酋”字当“酒”字讲。这个“酋”字没有水,只有从酒瓶里冒出来的酒香气,源于“酉”的酒香应该最醇厚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酋,绎酒也。从酉,水半见于上。”清人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时也说,“绎酒”就是“日久之酒”。可见“酋”就是“陈酒”的意思。

甲骨文的“酋”字,是个会意字,下面是一个盛酒的大坛子,上面“三竖”代表酒坛里冒出来的酒香气。《吕氏春秋·仲冬》:“乃命大酋,秫稻必齐,曲蘖必时。”《墨子》:“妇人以为春酋。”这里的“酋”都是

◆山川故园

儿时的烩菜

李晓斐

在我的家乡,烩菜几乎是每个家庭主妇的拿手菜。一想起老家,就忍不住去回忆、去怀念家乡的烩菜,它是刻在我记忆里的味道。

小时候每逢节日,俩姑姑走娘家,奶奶准备的午饭就是大烩菜。这一天,不用奶奶一家家通知,我母亲和二婶、三婶也早早来到奶奶家帮忙做饭。我们四家再加上俩姑姑家,大大小小全到齐二十几口人,可谓众口难调,但烩菜却出奇地满足了每个人的味蕾。姑姑提前买好了肉和豆腐,到家稍做休息,奶奶她们边开始准备午饭了。有人和面蒸馒头,有人负责切肉剁粉条,有人去地头薅两三颗绿油油的白菜……大人们一边拉家常一边不耽误手里的活,孩子们则聚在一起玩耍。有些日子不见的表兄弟姐妹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游戏玩累了之后便坐在奶奶家客厅看电视,一边看一边讨论剧情,看到法海出场大家气得牙痒痒,看到猪八戒又都被逗得哈哈大笑……难得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大人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吵一下孩

子。那一天我们可谓是过足了电视瘾,小孩子们喜欢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轮番看。

烧火是奶奶的活儿,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,她就起身生火了。奶奶家还是老式的土灶台,当年这在我们乡下是最常见的。土灶上面有两个圆圆的洞可以放两个锅,平常一个用来煮饭,一个用来炒菜。离奶奶远一些的灶洞上蒸着馒头,而另一个上面放着一口大铁锅是用来烩菜的。奶奶一边拉风箱一边不时地往里面添柴。柴火在推拉的风箱的鼓动下火苗呼呼作响。姑姑则有条不紊地往铁锅里放白菜、粉条、豆腐,再撒上味精、酱油、盐,盖上锅盖,小火慢炖,不大一会一锅烩菜就做好了。掀开锅盖,热气缭绕,香气扑鼻。

先给爷爷盛一碗后,就轮到我们孩子了。姑姑和婶婶盛饭的时候总是细心地问每一个孩子爱吃什么忌口什么,一碗烩菜一个刚出炉的馒头,各自在院子里找个凳子就开吃了,一个个吃得舒

“你以为它们都像你老妈一样没方向感啊?”

蛋糕放阳台上一天,明显被啄食过,盛放的盒子被打翻了,阳台上散落了一些碎蛋糕屑,还留下了几坨鸟粪。纳川嫌我投喂鸟儿脏了阳台,“天天吃饱了还在阳台上拉屎。”他说。

“可这不正好铲下来当花肥吗?这就叫‘有舍有得’‘有付出就有回报’。”

只是,哪里能挖到适合花草蔬果生长的沃土?我一时冲动,网购了太多的花秧菜苗、各种植物的种子,趁着春风暖阳,它们急等着土生发,网购的椰糠砖、羊粪根本不够用……

因为土壤不够,前晚趁着月黑风高,驱车十几里,跑到九峰山脚下铲土,引起村里土狗们一片狂吠,真正体验了一把“偷鸡摸狗”的刺激。挖来的土壤还得一袋一袋拎上六楼楼顶,我的膝盖骨疼痛不已,但一想到那些还没有埋进土壤里的蔬果花草种子,各种植物的根茎,可怜巴巴地在等待着土,我就着急。半截金银花的根茎已经等不了了,未及着土,也兀自吐了芽,枝枝丫丫的交汇处,一片一片的叶子相继冒出来,它们都在催我,快去找土吧……

我突然有点后悔,有点招架不住,这一堆的花种子、瓜秧苗,我可拿你们怎么办?春日苦短,春天她也在催我呀!



故乡春色

张成林

摄

脚 踝

王国华

有些事物是躲不开的。在深圳某些行政区,比如宝安、光明、龙岗等地,走路时,经常撞见一群穿工装的男男女女迎面走来,以灰色、蓝色居多,杂以棕色和黄色。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。统一的服装下面,面目似乎是统一的;也不去想他们的故事,感觉他们的故事也应该是统一且刻板的。其实深圳这个城市长得白白净净,踉踉满志,工装乃重要营养。但市民最有感的,还是金融、饮食、商圈、房产之类,与工装所代表的工业隔着一层玻璃。人们只喜欢工业的成熟果实——一块精致的手表,一辆驾驶体验极其舒适的汽车。果实们因为沾染了人气,成了有生命的东西。人类因为驾驭了它们,幸福感成倍提升。二者相互成就。但生产……一边去吧!

话说某日,到一个数码模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参观。该公司位于一个产业园,区政府招商引资来的。在进门处看到产品展示:一个后座厢骨架和一个座椅骨架,仿佛解剖后的人体骨架,又瘦又硬,嶙峋状。区别是彼白此黑。想到自己换新车时,坐在驾驶位上反复折腾按钮,椅子平滑地前行、后退,椅背调直、调低,倾斜60度角,又乖又温和。此处这两个裸体骨架,硬硬的,摸上去冰凉,难以亲近。

在生产车间,看到一台台硕大的机器,面目并不清晰,机身上冒出一根根尖锐的钉针状东西,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。旁边一排排凹凸有致的黑色钢板(也可能是铁、铝、铜、锡或者我不知道的某种合成金属),有长方形,有正方形,不小心碰到每一个边角都会刮伤。它板板正正,又毫无表情。它不可能和我对视。我与它们,只能是单向打量。灯光一闪,或者走过一个人,它们身上的光线就略微变化一下。它反光,本身并不产生光。我长久凝视着它们,哪怕它们与我发生一丝丝互动,稍微柔软一些,我都觉得自己没白来。

终究没有。它们不肯为我变化。当然,也不会为其他人有一点变化。人类制造了它们,又让它们坚决地和人类切割,站到遥远的对岸去。彼此冷冷地看着。人类奇怪吗?

有人低着头敲敲打打。几个人围在一起,对着机器指指点点,商量着什么。

相邻的空间里,有人推着车走向角落。一台巨大的机器,仿佛一个巨大的门楼,下面站着一个人,一脚着地,一脚踩在黄色铁柜子上,身体后倾,在用力掰着机器上的什么东西。我有点奇怪。这么高科技的机器,还需要手工矫正?否则,他到底在干什么?

走遍一层楼,人影寥寥。陪同者问,公司里有多少员工?陪同者明显担心我们把人数多少与产业规模画上等号,答曰300人,并特意强调,其实也不少了,现代企业不搞人海战术,偌大厂房,几个人操作足够。他说的没错。整个车间都荡漾着轻微的噪音,那是母鸡下蛋的低吟,羊羔产仔的嚎叫。新生命萌发进行时。

问,现在工伤多吗?答,几乎没有。工人以操作电脑为主,不似以前,人和机器必须直接接触。另,红外线报警机制已相当成熟,稍有异常,便发出警报,砸伤烫伤摔伤撞伤之类,已经绝迹。

问,人家给你一个模型,照做即可,你们的技术含量在哪里?可否认为就是一种无脑生产?

答,也有施展空间,这种施展空间会决定整个产品质量。比如说这个座椅的侧板,客户只给我们一个概念的数模。当我们落实的时候,会先做测试,拿出一个分析报告,把可能出现的问题,比如起皱或开裂等,反馈给客户,并提出修改意见。对方如果满意这个方案,让我们中标,我们就启动模具设计、打样、试装、组装等流程。就是说,客户不会把具体设计方式说得那么细,也没必要,他们更多的是给你一个概念,你的产品能满足这些要求就够了。这是一个双方不断磨合的过程,可以理解为共同创造,共同生产。所以我们也有研发部门,而且人数还不少。我们还会跟一些学校,比如深圳大学合作,产学研一体。

……有感而发提出这些问题,对方举重若轻回答完毕,似乎也有那么一点趣味,收获碰撞的快乐。也仅仅是瞬间的快感,甚至,他们的答案是什么都不重要。空气里弥漫着致幻一样的氛围,转头就忘掉。

还是那句话,没多少人真的留意生产过程。人类会关心自己成长中的每个环节,一个孩子从体内孕育,母腹渐渐变大,到呱呱坠地,闭着眼吃奶,睁开眼看世界,渐渐爬起来,站起来,成为一个会哭会笑的人,此过程亦可兼及动物、植物,人类都津津有味的打量并与之同行。这是因为过程中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,感受到外界事物的体温和蓬勃的气息。

为什么要纠结于对视和回馈呢。其实只要静下心来看看那些机器,它们由土地中的矿物质提炼而来,再由人类智慧锻造、打磨,这个地方为什么是0.05毫米而不是0.1毫米?那里需要坚固到什么程度?怎样才能保证天窗不漏水而又尽可能地让阳光筛进来……能从这种单调的语境中提取出快感的,注定不太多,就像有人喜欢垂钓,在河边一坐四五个小时,旁边经过的人觉得好枯燥。有个人打量一台机器、一个模具,整整一个下午被思考掘住,也产生了和那个钓者一样的收获感,岂不也很好。

那个人是你吗?

这样一个工厂,只能是走马观花,来匆匆,去匆匆。和这里的人擦肩而过,从此握别,再也见不到。经过研发中心时,视野中出现很多年轻的面孔。他们一个个对着电脑,一句话都不说。不经意间,眼睛扫到桌子底下的一双脚,轻轻地点击着,白皙的脚腕被带动起来,仿佛在打节奏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和这个坚硬世界的柔和。

